

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 理论基础、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

刘小红¹, 刘魁²

(1. 南京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7; 2.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2)

摘要: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和共同富裕思想是新质生产力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逻辑耦合性,新质生产力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物质支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追求,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以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和打造创新人才队伍,可以夯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良好生态环境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马克思;以人民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D616

2023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既遵循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契合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推动力。

一、新质生产力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崇高构想,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

(一) 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而要了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全貌并发现其与新质生产力的结合点,就需要从古典学派、李斯特和恩格斯的的生产力理论开始研究。

首先,古希腊时期的分工学说被看成生产力理论的萌芽,威廉·配第第一次将“生产”这一问题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认为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将财富划分为“劳动”和“土地”,这些是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古典学派的一大贡献是关注财富与生产的问题,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源于商品流通和交换,而重农主义则认为,财富源于土地和农业耕种。重农主义还特别重视人在生产中的作用,魁奈第一次使用了“生产力”这一概念,他认为,人口和财富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人口的增加会充分利用土地并带来财富的增加,“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2]魁奈认为,人是构成国家的强大因素,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财富,而生产和消费的产品越多,人们就越富裕。总的来说,人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因素。斯密突破了财富来源的规定性,拓宽了生产力理论的视野,将财富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认为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

收稿日期:2024-12-24;修回日期:2025-0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趋向研究”(19BKS077)

作者简介:刘小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理论。

E-mail: 695153736@qq.com

引文格式:刘小红,刘魁.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1):62-67.

是有好处的,如果开始采用分工制度,就会相应地提高劳动的生产力。若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则说明这个国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3]。李嘉图提出了“未来的生产力”这一概念,他认为,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富裕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整个社会而言,不断增加生产力的同时,不仅会增加国家的财富,同时还会“不断减少某些以前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4]。李嘉图肯定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强调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对增加社会财富的作用,如果通过使用机器生产可以使产品快速增加,那么社会总产品的数量是不会减少的,而所有人的生活状况也都会得到改善。古典学派的生产力理论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关注了社会分工、生产工具以及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但忽略了劳动的社会性质,未能概括出社会生产力的真正内涵;二是肯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财富的影响,却把生产力限定在有形物质的生产和价值方面,忽略了人的创造性等非物质生产,因而其生产力理论是不完整和片面的。

其次,古典经济学的怀疑和批判者、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从国家和生产力的关系方面重新进行了分析,并在他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阐述了其生产力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实际上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状况是密切相关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国家的发展程度。在李斯特看来,生产力远比交换价值和分工更重要,生产力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财富的生产力甚至比起财富本身,也“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5]。李斯特还提出了“精神生产力”的概念,弥补了以往经济学家对精神生产与财富关系认识的不足,在他看来,精神生产也可以有生产交换价值的潜质与能力,所谓“授之以鱼,莫若授之以渔”。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将生产力划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肯定了精神生产力在创造财富时的重要作用,这为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做了准备;第二,李斯特并没有关注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忽略了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去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关于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并未得到充分彰显。

再次,恩格斯把生产力置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语境中,考察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恩格斯的思想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研究具有直接影响,他从现实出发批判了私有制,奠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基础。在恩格斯看

来,生产力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直接从经济学入手考察了生产力的现实影响要素,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运行中考察了国民经济学的各个范畴,并揭示其内在矛盾。一方面,恩格斯看到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揭示了私有制造成了竞争、危机、垄断以及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劳动与资本出现分裂,这导致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并存,生产力过剩和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并存。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社会的繁荣和经济危机共存,生产过剩和人们生活贫困共存。另一方面,恩格斯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认为他们只是为了阐述私有制的各种规律,并未针对资本主义的生产问题给出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法,恩格斯从土地和劳动两个方面对商品的生产进行了分析,生产与消费、竞争与垄断,所有这些划分都是从将资本与劳动分开那个时候开始的,同时也将人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的,而且矛盾日益加剧,为此,恩格斯认为必须消灭私有制,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劳动的意义才能得到彰显,“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6]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正是因为没有看到生产力的这两个方面,所以,他们没有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合理现象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当然也就不可能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合理现状。”^[7]

最后,马克思考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将生产力研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语境中,剖析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现实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内在矛盾并寻求其解决路径。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等也随之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造成了工人的“劳动异化”、工人受到严重剥削陷入悲惨处境等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解放了人类劳动却又引发劳动强度“加大”,工人的劳动力量增加却又不得不面对收入减少,社会财富在集中的同时贫困却又同步发生,促进了国家之间的普遍联系却又导致更加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是战争灾难,可见,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财富却又引发更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另一方面,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人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钱的关系”,金钱统治了人,人对其顶礼膜拜。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

指出资本家提高生产力的真正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给工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一些人面临悲惨的生产环境和生活处境,资本主义的生产实际转变为资本家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

(二) 马克思的共同富裕思想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但在谈及劳动、财富和分配问题的时候,他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及分配方式的本质,展望了未来社会的生产力和人们共同富裕的图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观点展开了客观的批判,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只有通过资本家的雇佣劳动才能创造财富,这个实际是在回避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在未来社会,只有当工人不需要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不再对立,那时劳动者之间才可以进行平等的消费资料的分配,每个人才能真正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的存在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也阐明了人的存在是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类本质”。人追求“有意识”的自由的存在,人在通过物质生产满足生存需求的基础上,还需要通过精神生产实现精神生活富足,从而实现从“自然”到“自由”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就应该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实际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8]。马克思同时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精神生活的本质,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里的“有生命的个人”就区分了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凸显了人的精神属性,人类的发展需要物质生产和消费,但也需要精神产品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意识的生产都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相联系,甚至法律、宗教、道德等的精神生产,也都离不开物质生产。可以说,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总是以物质生活的满足为前提和基础,人们只有先满足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物质需求,才能推动更高层次的精神生产、精神交往和精神消费等精神活动的发展。但马克思同样洞察到了人的创造力和知识等精神因素将在生产中成为重要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由于人的创造力以及知识等因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传统的将劳动分为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方法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的

本质。比如,精神生产通过创作各种精神文化作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给人以情感的力量,同样可以间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正是基于此,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提出了“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理论。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形式多样的复杂系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了个体认知能力的提升、精神情感需要的满足、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彰显了文化自信,展示了人民充盈丰富的精神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追求,承载着人民美好精神生活的愿景,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来源,凸显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崇高的价值理想。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追求的理想化生活模式,《管子·牧民》指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表达了古人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主要追求。“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包含了先哲们的价值观念,还有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表达了对个体精神生活丰富充足的深切向往与追求。《礼记·大学》开篇就强调了品德的重要性,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旨在达到人的完善的境界。《论语·里仁》提出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将德育和智育相结合,追求的是物质和精神同样富足的境界,也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人生态度和崇高人生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提出培养君子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出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和价值理念。“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提出了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强调了和谐社会中物质繁荣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史,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共同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间有着深刻的逻辑耦合性。

(一)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前提,如果没

有物质生产,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都无法实现,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丰富充盈的基础。一方面,人真正的解放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如果不能得到发展,只会导致普遍的贫穷,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个体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继而可以追求更高层次的自由和发展,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相信,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人类社会最后将要达到的状态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9]。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在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的需求自然会发生变化,实现从物质追求到精神追求的跃迁。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可以更好地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性,通过更优质的供给满足人们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求,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在物质生活得以保障的条件下,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精神生产的活动中,以创新思维生产出如绘画、书籍等有形的精神产品,还有如音乐等无形的精神产品,通过艺术表达的形式推动整个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精神生活发展。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追求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10]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1]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构成包含了“人和自然”两方面要素,而人的要素不仅包含了肉体活动,还有精神活动,所谓精神活动指的是科学发现和在生产中的应用,这是生产力中的“思想和发明”,是推动生产力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曾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社会文明程度也普遍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得到满足,越来越多德才兼备的科技创新人才投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比如,近期国产大模型 DeepSeek(深度求索)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三)新质生产力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2]“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13]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始终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增进人民福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但总的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比如,“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14]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新质生产力以其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更优化的生产要素组合促进了经济发展动能的结构性转变,创造了更多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和对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关切。精神生活是建构在物质基础之上,由多个层次相协调而呈现的相对稳定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反映出人民的生活实践,表达了人民的情感和心理诉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尊重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同时,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充分体现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人民性是首要特征,同时超越了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旨在打破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平衡性,促进精神产品全体人民共享,在发展方式和成果方面都始终将人民的获得感与满足感作为基本立场和准则,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人们也越来越困惑和焦虑,在这种背景下,以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和

打造创新人才队伍,有利于夯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为重构当代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夯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进行的实践探索,以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的一种生产方式,“它的重要特点是把马克思所定义的现代生产力中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全部释放出来。”^[7]新质生产力旨在利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扬弃了人类过度向自然界索取的传统生产方式,减少人的劳动时间,激发人的创新和创造力,在精神层面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譬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万亿参数 GPU 计算和 AI 基础设施突破,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崛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当代人的生活普遍被琐碎忙碌所侵蚀,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调节人们的情绪、提供陪护和虚拟情感互动等方式,帮助人们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感。科技创新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等,以科技力量突破核心技术。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注重从供给侧发力,通过优化经济结构不断提升经济稳定性,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再如,新质生产力也可以带动民生领域的高质量发展,通过科技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使人民拥有更好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当前 5G、千兆宽带等已经得到快速发展并且普及运用,偏远地区的人们也可以享受到数字化、智能化给生活、学习带来的诸多便利,在科技层面弥补了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为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依靠技术创新可以推动文化体制的变革。随着数字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广泛使用并渗透到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体验过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丰富了文化产品的供给,许多文化新业态、新场景应运而生,让人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如让文物遗产、古籍文字活起来,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条件。抖音、微信等网络平台不仅方便了文化资源的获取和使用,促进了文化产品的消费,还可以助推文化的传播,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二)坚持绿色发展: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良好生态环境

新质生产力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促进绿色发展中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为人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生活产品和绿色生活方式。一方面,我国要培育绿色技术,如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互联网+”、元宇宙等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还解决了环境问题并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赋能增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的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全球产业链以及供应链体系正在加速重构,呈现智能化、绿色化和多元化的态势,数字主权已经成为国家新的竞争战略。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我国也亟须提升生态治理能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5]当前我国已进入加快发展绿色化、智能化、科学化的新发展阶段,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成为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张力,从资源要素来看,需要形成新的绿色生产要素,并根据其走向优化生态价值的合理配置;从作用机制来看,需要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生态治理当中,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多方面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比如,我国可以运用数字技术将各类生态资源信息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的可视化、系统化治理。

(三)打造创新人才队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水平的人才队伍,要加快构建促进人才活力充分释放的体制机制,也要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创新人才队伍,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激发全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一方面,要重构新型生产关系,尊重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自由性。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无法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表面上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的“自由”,人们的劳动时间在缩短,实际上却掩藏了真正的不自由,劳动造成人的异化,人被物质所奴役,人的精神世界并不丰盈,甚至自由个性也丧失。因此,我国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要完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需要聚焦人才培养问题,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等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

良性循环,积极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比如,高校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阵地,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此外,国家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加强各类高等院校、研究所、企业等主体间的联动,以各人才培养单位自身的优势专业为基础,培养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求的各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同时,搭建高层次人才交流平台,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步发展,教育界与产业界紧密对接,把不断提升人才质量和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目标,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重要的推动力;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培养创新人才的同时,使其寻找到生命的归属感和意义感,拓宽精神维度。

总的来说,在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和支撑力。”^[16]新质生产力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能够不断提升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能在发展大局、人民群众福祉、社会安全稳定等方面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23.

- [2] 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4.
- [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5.
- [4] 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31.
- [5]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2.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0.
- [7] 何萍.何谓新质生产力——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新解[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5-17.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9.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42.
- [10]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0.
-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42.
- [1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002).
-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1.
-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1).
- [16] 燕连福,牛刚刚.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2):82-90.

The Theoretical Basis,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Empowering Spiritual Life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LIU Xiaohong¹, LIU Kui²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2, China)

Abstract: The productivity theory proposed by Marx, alongside the n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serve as a robu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n innovative paradigm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spiritual life. A discernible logical interconnection exists between the two dimensions: the new productive forces furnish essential material support for spiritual life, while the pursuit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within this realm serves as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e empowerment of spiritual life through new productive forces is firmly anchored in a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By spearheading high-caliber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dhering to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growth, and fostering an innovative talent pool,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necessary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could be solidified. The approach will also help to establish a favora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such prosperity and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human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Marx; people centered